

少年成长系列

绿眼圈

徐雪清 / 著



名校教师暖爱之作 书写童年美好故事

孟安晨的长大，就像一条河。我戴着雪清女士送给我的绿眼圈，顺河而行，看见了这个标新立异的孩子心灵的变迁史，看见了爱与宽容就像滚滚巨浪，冲走了这孩子心灵河床上自私的淤泥，留下了闪闪发光的善良金子。

最后，我忍不住也像徐雪清女士一样，彻底爱上了这个全新的“孟小绿”。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冰心儿童文学奖获得者 毛芦芦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少年成长系列

绿眼圈

徐雪清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眼圈 / 徐雪清著. — 哈尔滨 : 哈尔滨出版社,

2017.6

(少年成长系列)

ISBN 978-7-5484-3424-5

I. ①绿… II. ①徐…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 098626 号

书 名: 绿眼圈

作 者: 徐雪清 著

责任编辑: 马丽颖 王 丹

责任审校: 李 战

封面设计: 飞翔鸟设计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 1500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bb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bb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1 87900272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2 87900203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345 87900256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6.5 字数: 145千字

版 次: 2017 年6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6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3424-5

定 价: 26.80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

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标新立异的绿眼圈

太独特了，徐雪清女士笔下这个常戴着绿眼圈的小主人公孟安晨。

他总是那么调皮捣蛋，总是那么花样百出，总是那么古灵精怪。在一次去寺庙探险的过程中，他竟用浮萍和艾草的汁液涂绿了眼圈，达到了他心目中最理想的效果——在芸芸众生中，做一个标新立异的男孩。

从此，绿眼圈成了他的标志与符号，成了他生活中的图腾，也成了他心的魔障。用他自己的话说：“别人不懂我的好，我最知道我的妙，独创本领我最高！”

是的，在同学眼里，他并不是一个好孩子，他太爱出风头了，太以自我为中心了。他自封为导演，把他最忠实的跟班江小田封为副导演，每分每秒都想把真实的生活导成他的戏剧。在他眼中，同学、老师、父母和陌生人都是他的演员，就连天上的烟花，也能助他完成他的构思“他也许不是来看烟花的，而是只凭烟花响声就可以完成自己的一个剧本，做成自己的一场戏。”

这个男孩，有使不完的聪明劲儿，即使闭着眼睛听人讲话，

他的眼珠子也在眼皮底下小轮子似的不断滚动着，鬼主意层出不穷，耍点子整篓整筐，而他费尽心机使出一个又一个“撒手铜”，导出一出又一出让人哭笑不得的戏剧，倒不是真的要使坏。

用书中二号主人公林近思的话来说，孟安晨是班里的一个大麻烦，但同时，他也在不断给大家制造着欢笑。他，是一个阳光、灿烂、心思透明、真诚无比的恶作剧者。

说穿了，这个聪慧狡黠的孩子，只是希望自己能成为“焦点人物”而已。可是，生活中，爸爸妈妈不够关注他，爷爷奶奶根本管不住他，就连原先的班主任，也对他束手无策。

不过，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个花样百出的男孩，这个总是在班集体里制造不和谐音符的孟导演，终于遇到了令他心悦诚服的大导演——新的班主任颜语晞。

这个颜老师，居然变换笔迹给孟小绿写纸条，居然像音乐老师那样懂“国乐”，居然晓得利用孟安晨的优点，让他拍摄、讲解自己制作的模型《桥》，居然一点一点、一寸一寸地把他的聪明才智引上了正道。

这个颜老师，知道孟安晨只不过是一只小刺猬，看起来满身是刺，其实内心却是那么柔软。这个颜老师，就像传说中的伏魔仙子，只用一支小小的竹笛，就把孟安晨心中那个躁动不安的怪兽制伏了。不仅如此，她还把孟安晨带进了音乐的海洋，送给他一叶自救、自强的扁舟。

哦，在这个让孟安晨佩服无比的颜老师导演的一折折“新戏”中，她其实也没用多么奇妙的技巧，她用得最多的导演手法，其实就是最稀松平常的那个“爱”字，同时，加了一点点耐心，加了一点点尊重，加了一点点童心而已。

因为她懂得，孟安晨所导演的那一幕幕丰富多彩的戏剧，就像海上的浪花，虽然有时汹涌澎湃，有时惊涛拍岸，有时细纹微澜，却是一个孩子用童心在做本色表演。孟安晨并没有错，他只是需要别人去注视他、聆听他、欣赏他、肯定他。

因为懂这样的孩子，尊重这样的孩子，并愿意蹲下来陪这样的孩子“玩儿”，所以，颜老师成功了，她用自己深广无比的爱，将孟安晨一点点吸纳进了班集体的大戏，成了一位可爱又独特的好演员……

待我读完徐雪清女士写的这部《绿眼圈》，我紧蹙了好久的眉，终于舒开了。

我真怕孟安晨一直“麻烦”下去，真怕这部小说只是一部哗众取乐的书，但显然，我的担心多余了。小说的后半部分，把孟安晨的成长过程，演绎得相当成功。

我相信，书中的颜老师，就是徐雪清女士自己。因为她在生活中，就是一位在小学教师岗位上坚守了二十多年的好老师。

虽然徐雪清女士的创作起步较晚，年过四十才真正涉足儿童文学园地。但她的长篇处女作《少年树上的叶子》，在2016年秋天一出版，就引起了不错的反响。那部小说，笔法也许还有点儿稚嫩，但她对孩子的懂和爱，却震撼了许许多多的读者。

今年，她推出的这部《绿眼圈》是《少年树上的叶子》的姊妹篇，写作技巧明显比《少年树上的叶子》成熟多了。文字风格上也有了自己的个性，像“叶藤尖声大叫，声音仿佛被丢到了稻田之外”“午休时间的校园真静啊！他们谈话的声音落在阳春三月的空气里，仿佛每一句都透着清新”“笛音一颗颗地从颜老师的唇边和手指尖流泻出来，像金灿灿的珠子滚动在孟安晨的听觉

神经上，好像哪儿痒就搔哪儿，哪儿酥就拍哪儿”这样的句子，读了，总让我眼前一亮、心中一喜。

在徐雪清女士的笔下，每个人物都有自己很清晰的面目，可谓机巧的有机巧的可爱、笨拙的有笨拙的呆萌、天真的有天真的无邪，但都不如这个孟安晨栩栩如生，让人爱恨交加。

孟安晨的长大，就像一条河。我戴着徐雪清女士送给我的绿眼罩，顺河而行，看见了这个标新立异的孩子心灵的变迁史，看见了爱与宽容就像滚滚巨浪，冲走了这孩子心灵河床上自私的淤泥，留下了闪闪发光的善良金子。

最后，我忍不住也像徐雪清女士一样，彻底爱上了这个全新的“孟小绿”。

毛芦芦

2017年2月5日

（毛芦芦，女，浙江衢州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迄今已发表文学作品400多万字，出版40余部图书。作品《芦花小旗》《小狐狸与山海爷》《难忘与你们同行》《亲爱的小红枣》分别荣获冰心儿童文学奖，先后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和浙江省文艺精品扶持工程，并获得“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翻译资助等。）

C O N T E N T S

目录

001	引 子
004	楼顶上长出了脑袋
019	花样知多少
034	绿眼圈
052	首映成功
062	好戏开场
074	好戏连台
088	孟小绿
109	圈外人士
119	娱乐圈里的开心事
130	实力女一号颜小颜
145	颜小颜才是真导演
159	正能量
178	成功转型
193	尾 声

引 子

四月，春天已经唱完它的主旋律，百花争艳的浪潮也渐渐退出了大自然的舞台。

静静等了一年的胡柚树开花了。清冽的花香，带点儿苦味儿，带点儿清甜，直钻进人的心里去。

如果心脏像个袋子，那也是有孔的吧？不然，那胡柚花的香气为什么会在人们的胸腔、咽喉、口腔、皮肤的孔隙里，衣服的褶子里隐隐地游荡呢？

而且，这香气浸染了整个县的乡村和城镇。所以，四月末五月初的桑梓县，是应该叫“柚香县”的。

你瞧，花儿开得密密匝匝，在苍翠的胡柚叶上铺开了，也铺在大地上，像花被套，大地就像温暖的床。

特别是傍晚，胡柚花吸足了阳光后，气味就在发热的地面上和发凉的空气之间流动起来，闻着浓郁的香，人们都沉醉了。

有经验的老爷爷会说：“花开得多，天公又好，今年的胡柚又会大丰收。”是呀，这满山满树的胡柚花，到了深秋，就变成满山满树的胡柚果实了！柚农们就会喜笑颜开地到柚林里剪胡柚，收购的车子就会在柚林边排长队。

孟安晨就会特别兴奋，他的爸爸会在秋季做一两笔胡柚生意。他呢，会在秋天的某个周末跟着车子到柚乡柚林里去。人家搬运柚子忙得不可开交，他满山满地满田地瞎跑，一个人在田园

上舞蹈。

不仅是胡柚成熟的时节令他兴奋，胡柚树开花，香气沁人心脾的那个时节，孟安晨同样是兴奋的。

其实，孟安晨是难得不兴奋的。他用剪刀剪下十来根四五十厘米长的杨柳枝，七缠八绕地卷成个圆环，套在头上。“我是小兵张嘎。”他一个人自言自语，“一个戴着杨柳帽的小侦察兵。我成了电影中的英雄人物了！”

爷爷奶奶听见了，说：“什么嘎子！人家电影中的嘎子，那是浓眉大眼、身体壮实，哪像你，瘦得像个孙猴子！”

孟安晨不承认自己是孙猴子，他认定自己是小嘎子，那就一定是小嘎子，一个机灵的、有心计的、有创意的新时代小嘎子。

他可是有自创的名言的：“凡是我认为对的事，就是对的。人们必须赞同我的观点。”他一再把这个意思表达给全班同学听。

从小爱吃胡柚的孟安晨，直到十一岁那年，才认识了胡柚树。他发现，原来自己住小区的绿化带里就有四五棵胡柚树。他也是第一次认识了胡柚花。

那天早晨去上学，他戴着昨天傍晚编织（其实是很粗糙地缠绕起来的）的柳条帽。走到胡柚树下，他很随意地抬起脚踢一踢胡柚树干，那细细碎碎、星星点点的胡柚花就“扑簌簌”地落了一地，绕着树身洒成了一个圆圈，犹如一圈碎玉。

“我有个好主意！”他对自己说。他把胡柚花一朵一朵地捡了起来，把它们插在了柳条帽上。

插了密密的一圈后，他戴着这个胡柚花柳条帽子上学去了。最妙的是，他顺手掐了一根很长的绿茅草，竖插在帽圈上的某一处，走起路来，绿茅草摇曳、颤抖，细花满头香满头，别提有多

么拉风了。

他一边走，一边开始想象自己是某一个部落的首领，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单于，或者叫可汗、大汗。他觉得自己现在就像驰骋草原的单于。不信，你瞧，那根绿茅草弯下来，多像单于头上的翎毛！

他很得意地迎接着校门口所有师生惊异的目光。他的心里唱起了一首自编的歌（没有曲调，只有歌词）：

花不是花，
草不是草，
帽不是帽。
花是花，
草是草，
帽是帽。
花花的柳条帽，
别人不懂我的好，
我最知道我的妙。
独创本事我最高。

相当押韵。

这顶胡柚花柳条帽，他戴了一个早上，后来被老师没收了，因为太分散全班同学的注意力了！

没有了特制帽子的孟安晨依然是快乐的。因为他把自编的歌唱给了江小田听，唱给班里的“三剑客”听，他在同学面前再一次抢了风头，足足乐了一天。

楼顶上长出了脑袋

12月28日这一天，天气格外好。

前几天一直阴沉沉的，将雪未雪的样子，这是浙江西部地区冬季里常见的凛冽天气。谁都以为，这个元旦会在初雪中度过。可是这天早晨九点钟，阳光却出乎意料地从白晃晃的天幕上垂下来。

当那白光从天上垂到地面时，便以极其慷慨的姿态，将冬季里的冷寂、清高、干硬、萧瑟和凌厉通通赶走了！

学校操场上的小学生们，午饭后就流连在冬阳下了。半个小时后，学生们被午间默读的铃声催回教室里，但他们的心却还在花坛前，想念着那一丛月季，猜想着那月季的花蕊里躺着的那只小虫是不是还在惬意地睡觉。那一层层交错搭叠的花瓣会不会被小虫咬出一个小孔洞来。

哦！没有办法！月季花的使命是只管开放，哪管你担心不担心；小虫的任务就是尽情享受阳光与花香，哪管你操心不操心；学生的本分就是听从铃声的召唤，哪会有谁来对你说要不要再玩一会儿（虽然你巴不得这样的冬日午后，最好能在室外待到放学）。

不过……

中午十二点多的时候，有一个黑黑的、圆圆的脑袋，从四层楼顶层的平台边伸了出来，这绝不是大自然的使命，也绝不是小学校的哪条规定。

那是个孩子的脑袋！

从无遮无拦的顶楼的边沿伸了出来！

那是孟安晨的脑袋。

他是怎样上楼顶的？

他是怎样走到顶层的边沿的？

他又为什么要把脑袋搁在那儿？

他是不是神经出了问题或是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

教学楼顶的空荡与天空的纤云不染，像是一对相亲相爱的兄弟，构成一幅大写意的冬景图，孟安晨那圆圆的脑袋，就像是冬景图上着力渲染的一个点缀，显得分外黑，分外亮，分外夺目。

这栋教学楼像个文静的女学生，头戴方帽子，四楼的栏杆是她绿色的围巾，三楼的栏杆是她淡绿色的腰带，而二楼的栏杆却成了她袜裤膝盖上最清雅的点缀，整个体态透着一种叫人喜欢的秀气。

这样的楼房共有两栋，隔着小花坛默默相对，朝南的栏杆与朝北的栏杆静静相望。

晴朗的天气里，阳光会俏皮地从栏杆的缝隙里探进来，在走廊的地面上画出长长的、金黄色的平行四边形，久久不散，叫学生们心生向往，因而把课都听得“支离破碎”了。

细雨飘飘的日子，这里又是另一番景致。

那雨丝，像神仙手里的线，一撒就是一大把，一不小心就撒斜了方向，湿润了淡绿色的栏杆外壁，从这边教学楼看对面的楼，细雨浸染下更显得书生气十足了。它像古代的书生，佩上了绿色的围巾和淡绿色的腰带，温文尔雅，透着厚重的文化气息。

雨丝无声无息地润湿了地面，凉了门窗，孩子们在廊柱上用掌心测试天的温度，也顺便丈量一下雨天的心情。

为了上顶楼，孟安晨等了好些年了。

细细回忆，他在一年级入校的那天就发现了顶楼。最初吸引他的，是那些镶嵌在栏杆上的细碎的绿石子。

像三条锦带似的栏杆上的绿石子吸引了七岁的孟安晨。

他还记得一年级报到那天，是个大晴天，夏天的尾巴撞上了秋天的头，太阳很大，天气还很热。

那朝南的走廊栏杆上，有几颗像玻璃的石子，反射着金色的阳光，光影在广玉兰树的树叶上跳动，投射在朝北的走廊栏杆上，隐隐地像水的波纹在漾动。

孟安晨的目光被光影吸引到了顶楼。他仰着头，开始想象那看不见的平台上会是什么样。

那上面会有鸟在啄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吗？会铺着像地上一样的草和落叶吗？会有花坛和水池吗？会有骑着扫帚飞来的女巫吗？会有蚂蚁和蚰蚰吗？会有泥土吗？会晒着萝卜干儿吗？

他曾经到乡下姨奶奶家去过，见到她家门前有一块很大很平的晒台。晒台上，常常会晒些萝卜干儿、番薯干儿、花生、玉米、芥菜等。他想楼顶的平台应该与乡下人家的晒台差不多。

七岁的孟安晨趁妈妈去给他报到注册、与老师谈话的当儿，一个人爬到了四楼。却发现楼梯通向顶楼的地方，有个方形的缺口，而那个缺口被一块石板盖着。

他只好下楼来。

此后两三年，有许多次，他往楼梯上走。“要是在这儿读六年小学却没有把每一个角落都搞清楚，我可能会遗憾得垮掉。”他对江小田说过这样的话。可惜，那个缺口仿佛一直就是盖着的，并且会永远地盖下去。“你可能真的要垮掉了，因为这个愿望可能真的不能实现了！”连江小田都忍不住同情起他来了。

直到五年级的冬季，12月28日这一天。

学校里要举行“迎元旦”庆祝活动。少先队大队部的干部们共同制作了一条横幅，横幅上贴着“欢庆元旦 新年快乐”八个字。

林近思是大队部的宣传委员，有内部消息。他说近日会把这横幅挂到顶楼的栏杆上去。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孟安晨觉得机会也许要来了。

一连几天，孟安晨有空就盯着左右两边的两栋楼。确切地说，是盯着那两个通向神秘顶楼的楼梯口。

功夫不负有心人。12月28日的中午，五年级走廊西头的楼梯口上的盖子被掀开了。机不可失，他“噌噌噌”一溜烟跑上了楼梯。

正午的阳光暖融融的，在苍茫的天空下，尽情地蔓延，盖到顶楼上，仿佛给顶楼配上了无影的灯光。

原来平台上什么也没有，除了暖意漫泻的阳光。顶楼地面全是粗糙的麻点儿，像密密麻麻的针眼。而且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平，台面中间略高，向四周斜铺出去，到了四个边，还有一些比皮球还大的孔。那是什么？他心里问了一声。走近，伸头朝孔内看，黑洞洞的。“我知道了，是流雨水的孔。没想到啊，这顶楼会是黑褐色的，这么不光滑。人家的晒台可是光溜溜的。”他自言自语。

其实在学校待了四年多，孟安晨早就猜到顶楼上应该什么也没有。只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他不看一眼顶楼誓不休。

他好像有一种意料之中的失望，但马上又有一种“我是第一个上顶楼”的满足。

孟安晨在顶楼上默默地看着脚下的两栋楼。“我多像个威武的将军！让我给自己写一首诗：楼是楼 / 平台是平台 / 小孩全是

小孩 / 我不是……”

他有点儿接不下去了。但是不一会儿就有了下文：

“我踩平台，我踩平台 / 我有不一样的脑袋 / 脑袋搁在平台 / 叫所有人目瞪口呆。”

完毕。他又从头念了一遍，觉得挺押韵。“我得把我的大作记下来。等我玩够了以后。”他在心里想。

他回头望着像甲板似的顶楼，想象着下面的空间是海洋。“嘻嘻，那那些人不了成了鱼了？对，对，像鱼，像鱼。505班的家伙们，你们是一群鱼，哈哈！”他为自己的想象力骄傲！

以此类推，“林近思像条一本正经的鱼，金紫怡像条卷毛鱼（鱼类有“卷毛”的吗？），唐徐想像条大头鱼，王碧波像条鲈鱼，胡悠悠……她爱哇哇乱叫，像条娃娃鱼（可惜没见过），江小田……嗯，我的小跟班，那是条什么鱼呢？对了，就叫跟班鱼吧！其他的同学都是什么鱼，我再慢慢研究。”

孟安晨站在顶楼上天马行空地瞎想，对着大地自言自语，却没有把自己归入“鱼”类。为什么？因为，“咱是将军！能呼风唤雨，能调鱼遣虾……咦！我又独创了一个词！我的智商无敌。”他为自己灵机一动篡改“调兵遣将”而开怀一笑。

他的脑袋里出现了《白蛇传》中“水漫金山”的场景，“我能让所有的‘鱼和虾’听我的！必须听我的！”

要是让505班其他“鱼”来把孟安晨归入鱼类的话，那他也就是一条花样不断的鱼。

全班公认的权威人物林近思曾经把孟安晨多年的行径列了一个排行榜，取名为“榜上有名之花样百出男”。

可以归纳为：“奇思妙想榜之一之二之三”；“亲身实践榜

之一之二之三”；“叫人难受榜之一之二之三”；“叫老师头痛榜之一之二之三”；“令奶奶跳脚榜之一之二之三”；“阴差阳错榜之一之二之三”。

其中，“之一之二之三”的下面还细分为：南博忘、南博兔、南博施瑞、南博否儿、南博废物……

“南博”是啥东西？

就是英语单词 number。自从三年级开设了英语课以来，孟安晨就发明了许多“汉字英语”，他称之为“大汉英语”。翻开他的英语书，那叫一个好看：“中国”单词下面注着“掐你死”，“英语”单词下注“应该累死”，“女孩”单词下注“哥儿”，“男孩”单词下注“波儿”，“早晨”单词下注“古得猫宁”……自他发明以来，这些大汉英语在班级里的使用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孟安晨一次又一次闻名全班，甚至声名远播到整个年级去了。

最搞笑的是孟安晨把“学校”读作“死狗”，“上学去”就成了“够土死狗”，笑得全班同学东倒西歪。

有一首孟安晨自编的《大汉英语》顺口溜，是这样的：

古得猫宁够土死狗，
哥儿波儿掐你死啰。
英国人啊应该累死，
哥儿死波儿死通通都死。

这顺口溜朗朗上口，孟安晨又配以节奏，拍手、跺脚、翻白眼、挤眉毛；重音字、停顿位置全用上了，读来咬牙切齿的，既有那么点儿解恨，又有那么点儿滑稽：